

1921
2021

建党百年
百篇文学

短经典

第二卷

崛起东方

新中国

贺绍俊
李云雷
丛治辰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建 党 百 年
百 篇 文 学
短 经 典

第二卷

崛起东方
新中国

贺绍俊
李云雷
丛治辰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 第二卷, 崛起东方新中国/贺绍俊, 李云雷, 丛治辰主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2022.1重印)
ISBN 978-7-02-015979-6

I. ①建… II. ①贺… ②李… ③丛…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04609 号

责任编辑 徐晨亮 谢欣

装帧设计 刘远

责任印制 宋佳月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印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379 千字

开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28.25 插页 3

版次 202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2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5979-6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以符合广大读者欣赏习惯的内容和形式,弘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爱党爱国之情,砥砺强国兴邦之志,我社策划推出了这套“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邀请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专家,经反复讨论,从反映建党百年光辉历程的优秀文学作品中,精选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篇幅精悍的中短篇小说与散文纪实类作品共一百篇。

“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按作品发表时间分为四卷:第一卷《开天辟地新航船》,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作品;第二卷《崛起东方新中国》,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作品;第三卷《劈波斩浪新征程》、第四卷《走进辉煌新时代》,收入改革开放以来作品。这些作品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其中既有经过时间考验、读者广为传诵的“红色经典”,也有以饱满的热情书写“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下各项事业历史性成就的新篇,既有以艺术手法刻画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英烈楷模形象的精品,也有聚焦普通党员群众生活、展现社会全方位变革的佳作,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一波澜壮阔进程,也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高度与成就。

编者简介：

贺绍俊,1951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文学的尊严》《重构宏大叙述》《铁凝评传》《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当代文学新空间》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李云雷,1976年生于山东冠县。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小说选刊》副主编。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到姐姐家去》等。曾获冯牧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丛治辰,1983年生于山东威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著有《世界两侧:想象与真实》,译有《电脑游戏:文本、叙事与游戏》等。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多种奖项。

目 录

小 说

柳堡的故事	石 言	003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玛拉沁夫	038
青枝绿叶	刘绍棠	058
不能走那条路	李 準	074
洼地上的“战役”	路 翎	089
党员登记表	峻 青	136
党费	王愿坚	153
喜鹊登枝	浩 然	164
禾场上	周立波	175
百合花	茹志鹃	182
延安人	杜鹏程	192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212
团圆	巴 金	229
房客	杨 沫	270
基石	路 遥	289

取经	贾大山	305
我们的军长	邓友梅	315
保京上任	贾平凹	345

散文纪实

由三藩市到天津	老舍	365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	372
挥手之间	方纪	378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穆青、冯健、周原	386
忆铁人	魏钢焰	409
地质之光	徐迟	424

小说

柳堡的故事

石 言

—

四班长向我汇报他班里的工作。汇报完了，他面色忧愁，望着我慢吞吞地说：“指导员，我们那个副班长思想有点不大正确哩！……可能，他企图腐化，跟我们班驻地的那个姑娘。”我不由得小吃一惊说：“喔？这小鬼！”

我一向把四班副当小鬼看待的。我看他长大起来。“成分统计表”上有一种出身叫“革命士兵”：十六岁以前参军，没有在社会上干过任何职业的。四班副就是这么一个。一九四一年，他从晚娘的拳头底下偷跑来参军的时候，才十五岁，同志们瞧见了都笑：“哈！一个大兵！好大个子！”我当时在这个连里当文化教员，他的名字叫李进，便是我替他改的。那时他总是满身灰尘，滚圆的红脸，背着根小马拐子。人小心不小，他逞强好胜，越说他小他越装大，他的小马枪照样能叫二黄下跪缴枪，他的手榴弹也能打三十多米远，把鬼子打翻到河里……现在，不管他已经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不管他唱起歌来喉咙已经有点沙，可我总还认定他是小鬼。所以四班长这么一说，真出我意外。但再一想：今年……一九四四

年,他十八岁了哩!也难怪。

我这些想头,只不过喊一个“向右看齐,向前看!”的时间,便闪过去了。四班长又说:“我们部队刚一到,那姑娘便不住在家里了。过了几天又回来了。估计情况:是她家爹爹叫她‘打埋伏’到亲戚家去,避避我们的,后来看看我们不错又回来啦!……年纪很轻,看样子跟副班长差不多!”他轻悠悠地笑了笑。

我想起来了!四班长住的那家只前后两个草屋子,前屋门向北,后屋门向南,两个屋子门对门,只隔几步天井,是个穷苦人家。宿营房子就是我分配的。那天我是看见有个小姑娘,相当漂亮。我虽然是指导员,看到好看的女人也会注意一下的。而且我当时还想过:四班住在里头不要出纰漏!但也没有牵连到李进头上去。后来想想腐化的事情在我们部队里究竟太少,何必多疑,也就忘记了,我好糊涂!

这么就是我指导员的麻烦事情来了,我问:“有没有真腐化呢?”四班长说:“看样子还不会,发展下去就难说……本来我也没有注意,只不过看到李进他这两天的装扮,就像要出去表演秧歌舞似的……”

喔!我又想到了。前天,李进和一些人挨在我身边读报,我闻到有一股香气。正想查问,营部通信员来催我开总结会去了,这几天真忙。不过爱漂亮也不一定就是企图腐化啥!我问:“就这些吗?”四班长很发愁的样子说:“哪里?给马小宝撞破了!星期一上午,我们不都出去打野外嘛,副班长说肚子痛,我叫他在家里睡睡吧。后来不是练习攻碉堡叫回去拿木头手榴弹嘛,我们班是马小宝回去的,他莽莽撞撞一家伙奔进南屋里,却看见我们副班长躺在铺上,那个姑娘坐在他旁边,一见马小宝冲进去,那姑娘刷地站起

来,两个人面孔都涨得像红柿子。马小宝跟李进一贯来顶要好,站在那里倒呆了。那姑娘一低头溜出去了,李进看样子心定了些,对马小宝连连摇手说:‘不要讲,不要讲。’马小宝开玩笑地问:‘你吃到了吗?’李进说:‘瞎讲!没有这个道理,你不要广播!’马小宝答应不广播,不过他向我汇报了。”

我问:“那姑娘家里发觉没有呢?”我很担心影响问题,这里是新区,游击区,群众对我们新四军不算了解的。四班长倒放心地说:“不会发觉,那天她家那个老爹爹一早就出外给粮户家浇场去了,不在家。她妈妈是个半聋子,又有点什么鬼病,一天到晚躺在房里哼哼唧唧的,剩下个十一二岁的小弟弟,正跟我们一块儿打野外呢!”

我又问:“那么班里其他同志也都不知道啰?”

四班长说:“真怪,不知怎么搞的,到昨天全都知道了,昨天晚上便扯起这个乱谈来。”

“他们反映怎样呢?”

四班长想了想说:“反映?反映倒没有什么,大家多半是说着有趣的,也知道他不曾腐化。总是说人长得漂亮到底好,像我们副班长多得力,不过这么一来,副班长今后讲话的威信方面是有点成问题。平时顶好抬杠的何金标,这回二话不说,光是笑。”我问:“那么李进自己怎么样?”四班长说:“他还蒙在鼓里呢!大家知道他顶爱面子,没有当面揭穿。不过星期一到现在,唉!五天啦,我有心注意着,李进他们两个,的确有点子两样。”我问怎么两样法。四班长笑起来说:“就是跟平常不同啰,我也装不来这眉眼。”我知道,四班长是个“老好人”,讲话怪有趣,人却顶忠实。我说:“那么你这个班长的意见怎样处理好呢?”他说:“我想最好你找他谈一谈,还

有……”他忽然犹豫起来，试探着说：“我们四班跟连部房子调一调防好不好？”

我完全理会他的意思，李进是他班里的战士提升当班副的，四班长疼爱他的副班长，就像父亲疼儿子一样。他内心一定在同情这个十八岁的青年，他舍不得熊他。而且李进个性强，不容易转弯。他没有办法了。我便说：“我先找他谈谈吧！调房子的问题要跟连长商量。”

四班长临走，微微地叹口气，自言自语说：“要都是老百姓，倒是很好的一对呢！”

我就去找李进。

李进确实有些花花绿绿。这几天我忙着开会总结五个月的政治工作，跟战士个别谈得很少，上课，点名，副班长总是在并列纵队的后面，我没有专心去看他。唉！他确实是变得格外漂亮了！

我一眼从他头上看到脚上：他戴着顶士林布天蓝色的军帽，不消说是自己找洋机“踏”的，新发的钢青色军装又挺又干净；皮子弹带的钮子底下衬着红绸子，还束上条黄铜头闪亮的鬼子皮带挂着刺刀；腿上是他在夏家渡战斗缴到的鬼子黄呢绑腿，用什么蓝色染过了，成了墨绿色，打得滚圆挺直；脚上穿着自己做的两截头鞋子，白色的，用天蓝布镶着皮鞋式的边……我走近时，闻到有一些香气，据说：营部有一个通信员打仗捡来一瓶什么“滴滴娇”，保存着，李进必然是走这条路线搞来的。我顿时一阵子火冒心头，我最见不得“屁精”！

李进发觉我在研究他，不免心虚，笑咪咪地叫了声指导员。我说：“来！我跟你谈谈！”我们沿着小河边的柳树行走去。

走到一棵大柳树荫下，我转身停步，一手撑住树干，劈面问：

“李进！你近来在动什么脑筋？”我知道，这小鬼非常机灵，明人不必细说。果然，他连头颈都通红了，低下头一阵子，又忽地抬起头来，黑眼珠射出顽皮的光，照旧活泼胆壮。他旁若无人地说：“我晓得秘密暴露了！排副上午看到我，点点头说：‘你要犯错误了！’指导员，我并没有犯错误！”

我两眼盯着他，说：“那么你为什么打扮成这副屁精架子，花花绿绿的不害羞？”

他好像浑身钻进了大麦芒，他低下头说：“我承认，思想不正确。”

“你有没有跟那姑娘腐化呢？”

“没有！”

我虽然已有九分相信，还得追一句：“坦白一点讲，有没有？”

他摊开手说：“真的没有！指导员，我对你还会说假话吗？没有就是没有！”

我索性在树根旁坐下来，拍拍青草叫他也坐下。我说：“你把那天假装肚子痛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他闭起眼睛咬咬嘴唇，看来在组织他的发言。这小家伙向来伶牙俐齿，喜欢把话说得很周到的。一会儿，他开始了：“我当时倒真是有点肚子痛，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赖在屋里，我自然是想找她讲几句话。我躺在那里，想空头心思，想怎么样子同她攀谈法呢？我还在订计划，她倒先来了，端了碗开水，放在我旁边小桌上，叫我喝。”

“她就坐在你旁边？”

“不！她起先还站着的，她问我，我们部队里有没有医官，生病为啥不叫医官看看。我本想说，我肚子痛是假的，是想你。我倒偏

偏说不出口,也不懂我为什么反倒假正经起来,客气得很,我说一点点肚子痛不要紧,歇一歇就会好的。她说怕是受凉了,喝点开水吧,拿起碗要来喂我,我一慌一抢,把开水泼了一桌子……”

我忽然闪起个念头,是女特务吗?

“她还要去打开水,我就拉住她,我说肚子痛好了,我们谈谈心吧。她才抹干桌子坐下来,我们一下子心慌得要命,不晓得说啥好。后来我问她年纪、家里情形。她也问问我家里的事情,她说她不高兴蹲在家里,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她又问部队的事情,问跑路多不多,打仗怕不怕人?问我们有女兵吗,那批女兵怎么过日子的?”

我问:“她有没有问我们番号,问我们人数武器弹药这些话?”

“没有!”

“后来呢?”

“后来马小宝这家伙就来了!”我想一想,考虑他话的真实性。他倒问:“马小宝汇报了班长吧?”我嗯了一下,李进说:“我晓得他总要汇报的,他是党员!”口音里并没埋怨的意思,却有一种“无所谓”的调子,我不满意了,我说:“你难道不是党员吗?同志!”

我就把腐化是破坏群众纪律最严重的道理说给他听,这是很大的错误,军纪党纪都不容许。他却说:“我不是想腐化,随便腐化当然犯错误。谈恋爱不作兴?战士就不作兴谈恋爱?”

“谈恋爱”这三个字他说得有些生硬,我知道他是学来的。我有点好笑,我说:“你这是算在谈恋爱,不算腐化啰!”他说:“当然!我是真的要她,正式的,我不会三心二意!”

啊!这个小家伙,他真的要她!他在转什么念头呢?他倒长期打算了?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梦想,特别是“和平以后

怎样怎样”的梦想,有的想回家种田抱儿子,有的想回去找伪乡长报仇。那么他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呢?我说:“你是新四军,她是老百姓,你怎么要她呢?休想!”他脸一红说:“我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吗?”我明白了,我说:“你想先搞好关系,等抗战胜利了跟她结婚吗?”他闷住头说:“你猜到就算了!”但接着又天真地说:“上级要我仍旧在军队里,我就请假一趟,把她接回去。上级分配我到家里地方上去工作,我可以一面种田一面工作。她说她什么生活都会做:车水、耨草、做衣服……就是耕田不会。”这个孩子气的“胜利梦”倒真美满,我说:“你已经跟她讲定当了吗?”他说:“没有,讲了也作不来数的,说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报销’了呢?害她?”

我想,他的“部署”倒确实很周到。但是不行,军队的纪律不容许!不能批准这个恋爱的“计划”。我向他说明:老百姓还有封建头脑,特别是新区,曹老头子第一个会跳起来反对我们。同时,一个人这样,部队里个个人都可以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他内心斗争了,吧嗒吧嗒地把子弹带子的揷钮开开又关上,关上了又打开。我又告诉他,他这种行为首先就损害了自己的威信,班里全知道他的事了!

他震了一震,抬起头来说:“噢!这么说他们是看到了!”我问看到什么,他说:“前天晚上,我带哨回来,我们班里三个人也下哨了。我在前面走,走到家门口,看见二妹子在外面等着。噢!她叫二妹子,她等在屋子后面哩!拦上来要同我讲话,我拼命摇手,何金标他们就在后面跟着哩!我回头望望,没有看见他们,我想还好,推她进了屋子,天晓得怎么搞的被他们找到了目标。”我问:“她没有跟你说话?”他说:“没有,没有来得及。”我说:“你知道她要说

什么呢？”他说：“我怎么晓得？”停了一下，他对自己说：“哼！何金标一定要说我鬼话了……好！由他说去！”我说：“怎么能由他说去呢？你‘横竖横’了？决心违反纪律了？”他想了想，说：“我坦白讲，指导员，你的话我哪有不相信的？在你面前我也想：丢开算账，拖泥带水什么？不过我一回去，一看见她，思想就霍落地变了，自己也做不来主。你不晓得，她这两天老是望着我，眼睛水光滟滟的，像要哭，我住在她家里，真是不安心！”

这小伙子的心是被人家占领去了，这样搞下去，要他不犯错误真不保险，我于是决心调房子，虽然这是下策。我说：“给你们四班调个家里住住吧？”他很爽快地回答：“好！”唉！他是会下决心的，这大孩子！

二

我和连长副连长讨论了一番，决定住到四班家里去。

这时是一九四四年五月，部队打了车桥，淮宝地区的局面打开了，便进入这新区来整训练兵。刚开辟的地方，政府人员还没有来到，“群运”“双减”当然谈不到。我们住的庄子离伪军据点蒋桥只十五里，特务活动是准定有的。我找马小宝谈过，他说：“本来我真想不汇报，后来看看他们两个还是继续在‘通无线电’，我想小团体观念到底要不得，万一那女的是特工呢！”

不过我们连住的小柳堡，是个穷庄，大都是佃户，不少帮工的，特工的可能性不大。

星期日上午我们忙了半天，跟四班调防，那家的老头子听说连长要来住，慌了手脚。我看了房子：北屋是他家正屋，虽有锅灶，却